

洪族先生
題正

清暉集

清暉山館散文集目錄

遊萬壽山記

遊八達嶺記

遊明陵記

遊終南山記

遊華山記

遊鼎湖山記

遊七星巖記

遊桂江記

遊日光山記

右第一集

陶君墓誌銘

馬君墓誌銘

劉先生行述

先叔父行述

國立暨南大學講義

先君行述

先妣行述

先從兄行述

李生權厝銘

右第二集

爾雅釋例後叙

墨子札記叙

文藝季刊發刊詞

學術原流自叙

經學通論叙旨

北大同鄉題名錄叙

北大哲學會啓

右第三集

與人論文書

與人論治小學書

與人論治古韵書

復石遺先生書

與某君商權老莊哲學書

復孫益菴書

再復孫君書

復蒙文通書

右第四集

鹽境陳潛玄先生，講學南北，歷載逾十，自羣經諸子以至歌詩文辭之集，靡不講貫。其筆錄刊行者，世多誦習之；而祕藏之稿，猶且過於所刊；誠今世學者罕有之豐積也。茲所哀集，雖止于散文之短篇，而總其門類，凡寫景記事抒情以及論學諸體，蓋無不具。夫惟才士之玄覽，達恆物之大情，北訪古于居庸，西攬勝于陝中，南探幽于桂江，東臨觀于瀛海，故命筆鑄辭，擘畫造化之微，潄發言思之巧，妍合萬象，暉麗九有，則第一集遊記之文也。至於頌述先德，遙播清塵，既足徵其實錄，宜備采于史氏，博約而溫潤，綿緜而悽愴，則第二集銘狀之文也。合而觀之，見體物之功，著情性之用矣。三四兩集，關乎述學，考鏡源流，抉發眞諦，善馭近世諸方，科諸術，董理諸夏故言，科條謹嚴，巨細覲縷，舉昔日漫無友紀之說，豁然見其融鑒之功，

國立暨南大學講義

四

鑑治之勤，超於曩哲，夫豈私言哉。文玉嘗過先生山館，徘徊于清暉妙人，愜然忘歸之句，
輒得先生以治樸實之學，發名當世，何復有閒情于遊覽。初知江山之助，只起縣麗之才，向
不我諱已。二十年一月，奉化許文玉敬識。

遊萬壽山記

陞山之脈，自蒙古東趨，沿灤河石轉，南入長城，薄京師而爲西山焉。崗巒參差，邐迤數十里，其東翠阜對峙，曰玉泉，曰萬壽，並稱秀逸；而萬壽前臨昆明，綠波千頃，清光滢澈，與山色相鑒映，尤令人爽神奪目。清故孝欽后闢園於此，依山構殿，因湖拓池，風景之勝，弁冕京國，予以中華建國之五年春驅車遊焉。

入頤和園門，經仁壽殿，沿湖西北行，仰瞻雕欄鏤篆，題「丹樓映日」，「煙雲獻采」諸額，宜芸館也。北達樂壽宮，中庭翠柏兩株，高不及尋，根幹蟠屈，枝葉扶疏，蒼翠翳鬱，幢幢如羽葆，覆巖幕以辟霜露焉。

西進邀月門，循長廊，北至排雲殿，拾級而升，歷德輝殿，達「莫寓朝風之坊」，又北歷盤巖折磴，穿山罅，隨怪石以折，數折而達佛香閣。憑檻遐矚，目窮四遠，左隄塘，右巖巘，參錯湧現，並庭堦間物耳。

東陟琉璃門，登衆香界，左右觀轉輪藏。經排雲殿，西至聽鶡館，再折而升，上達智慧海，山之極峯也。以緣垣礙目，未容眺覽，再東行，將達重翠亭，出北闕矣；以未造山右，復降而西，品茗清晏石舫。北遶幽徑，尋庚子兵燹殘跡，剝剝相望，燬圯遺壘，唯剩頽垣焦石，與百年參天老柏，橫縱錯雜於煙煙蒿艸間；迴隨所振，蒿木怒號，卽卽颯颯應聲，清響嘹亮，淒然欲絕。中存琉璃塔一，高

五丈，尙孑然屹立斜陽殘照中，供游人憑弔者僅此。

陟而東，經景福堂，益壽殿，樂農軒，而詣諧趣園。園中之勝，在玉琴一峽。湖水由西北來，抱山東流，縈迂而出峽口，飛沫鳴玉，激湍揮珠，聲冷冷可聽也。

南出闌闌，經頤樂殿，至德和園，舞榭三重，兩序比房數十，規制崇宏，想見當年歌舞之勝。

南返宜芸館，再南，觀水際植石知春亭畔。沿東堤，越文昌閣，登廓如亭，亭北鐵牛，仿夏后氏安瀾之制。

西渡石梁，至龍王嶼，廣不逾百頃，其上樓日月波，軒日濬會，堂曰鑑遠，並結構玲瓏。北有堂曰涵虛，勢尤巖巖。堂左右穴，緹幽深入，捫壁前行，達湖心之嵐翠崖。是日風高浪湧，盪胸撲面，霑溼巾履，怵心駭目，峭然思返。

出隧，復登涵虛堂，旋瞻萬壽，如端冕拱立，南面垂裳，視身所親歷加杳焉。

智慧海聳踞萬壽之巔，下爲衆香界，佛香閣；排雲殿巋然居中，起雲松巢以往，歷聽鸛館，清晏石舫，西亘迎旭樓；自圓朗齋，重翠亭，自在莊，東薄諧趣園；左右翼然，委蛇連雲，煥若綦置，皆游屐所歷者也。此外，西堤斷橋，山石劍石，未遑徧訪，引領瞭望而已。

曜靈急景，暮色蒼茫，久留不可；亟返駕校舍，朗月澄輝，疎星寥落，重門深鍵久矣。爰剪燭客館，歷記游蹤，消此永夜。

遊八達嶺記

塞北長城。當中國歷史上最古之一大偉跡。戰國時，燕趙人建之以備胡寇者，秦皇聯而爲一，自臨洮以盡遼東。後世代有修葺，地址不必盡同。現世清起甘肅安西州，東訖直隸之山海關者，乃唐人改定，明人增繕者也。凡橫亘四省，長五千四百餘里，當大地周迴十二分之一。中間自山西保德州，此爲兩支，一由偏關而東，歷雁門，平朔，龍泉，飛狐，牛隆，倒馬，紫荆，居庸各關隘，直達延慶以東。復與外支合，長約二千零五十餘里。吾人由北京乘京綏車北行，至八達嶺則見內城，至張家口則見外城。

建國九年，余執役北京女高師，春假休學，約呂鳳子同游焉。四月四日晨，西風雖緊，天氣尚晴，早餐畢，出西直門，乘八時半車，經清華園，清河縣，沙河鎮，昌平縣等站，十時至南口，本名夏口，元睿宗時駐兵於此及八達嶺，乃有北口南口之名。北行，路旁荒山鱗次，車隨山谷曲折北馳，至東園站。燃燈穿居庸關，五桂頭，石佛寺三隧道，十一時至青龍橋，下車。得三五小童爲鄉導，且負飯糧。沿鐵軌北去，時北風加猛，各謝外衣，衝風徐前，一里許，至八達嶺山洞。洞東荒澗，亂石錯雜，與巖齒相齟齬。逾時上達嶺堡，堡南門際約刊「居庸外鎮」四字，奇矯怪偉，不知何氏手筆？旁置廢砲數尊，不識何代物也？循梯路上，察城垣築八達嶺山間，高約十五尺至三十尺，寬十五尺至二十尺，外雉堞，內石欄，中通甬道。進三十餘丈，有方形燧臺，東西北三側開門，寬長約二十餘尺。過此再上，臺較大。守邊者遼望之所也。至此足力疲極，休息片時，見三五西人攜遠鏡攝影。土人有

持化石及古矢簇出售者，各購數事。再上，城垣殘敗甚，裏外雉堞石欄泰半傾圮，甬道亦塌卸矣。時風力益甚，飛沙撲面，目不能啓。一失足千尺深澗，令人心驚叫憚。風子不羈，下山作畫。余發憤獨攢杖，負水壺，衝風狂風，履碎磚亂石以上。時風尤烈而峭益陡，撥余衣而舞，如颺風帆，身幾不能自持，行數十武，汗流夾背，臂力既竭，伏地喘息；仰見青年一羣，聯袂先登，後行四人，接踵而至；復奮勇前行，十步九却，曠半時而達極峯。

峯頂微臺，較大四五倍。中南門，左右縱目，視長城如帶，一端城東折而南，一端西行折而北，宛延下入深谷，兩盤曲上升山嶺，凸凹起伏，經千百折，晦器不識端倪；但見萬壑環繞，如洪波巨浪，風起雲飛，洶湧無際，更不知其幾千重，幾萬程也。其西北多巒缺處，彌望黃沙白草，皆人空濠，氣象寥闊，恨不能潑米糝父子數斗壘，岡浩渺煙雲於尺幅間也。

流連久之，下返嶺堡，出北門，上刻「北門鎖鑰」四字，憑欄幾不可識。南至鳳子許，諸人荒谷，一逕如線，小溪自西噴奔注，聲激清寒，時入平地，分爲四五岔；時注窪下，激盪石子，環響有聲。吾人山行既日，未見一卉一木，得此涓流，生趣盎然矣。沿流而南，兩岸巖巖，拔地斗絕，勢欲飛去；巖間深刊巨人跡，高逾五尋，相傳唐楊六郎遺像，怒目切齒，橫絕去路，若遮吾人前進者，爲之色沮。南五里，經石佛寺，穿山洞至五桂頭，白日西匿，急返北口車站，乘車穿山洞，越彈石峽，峽旁刻滿蒙文碑，遠不能辨，擊聲亦不得聞。須臾，遙見西側山凹中城闕峨巍，居庸關也。關凡四重；一

，下關，卽南口；二，中關，三，上關；四，八達嶺。秦皇築城，徙庸居此，故名。三關相去，各十五里，此行經其三，獨遺上關未至，僅於車中遙望得之。

原书空白页

遊明十三陵記

歸南口之次日，更約鳳子作明陵之游。清晨策蹇驅東北去，四圍山色青濛，晨曦映射，山頂悉成明霞，見金碧琉璃之色，盪漾不定，光輝爛然。

二里許，經澗河，水流枯竭，滿鋪石子，驢足踐之，振振作響。五里，至龍虎台，明太祖北征駐蹕之所。台寬長二里許，與積粟山對峙，似龍蟠虎踞者，故名。

東北二里，石坊高聳，達百餘尺，明十三陵之總神道也。考明史：「自太祖至思宗，凡十六帝，除孝陵在江寧，建文之陵無考，景帝陵在宛平外；餘十三陵皆在天壽山諸峯下。」登高四顧，岡阜聯綿，山脈自西宛延而至，層巒疊嶂，圍東西北三面，似列錦屏。其中三峯並列：曰黃土，曰玉帶，曰筆架；長陵拱居中峯之麓，由東迤南，爲景陵，永陵，德陵，自西往北，爲昭，定，康，泰，茂，裕，慶，獻諸陵，羅列東西兩麓以外，各名一山，而皆以天壽統之。

北經一溪，水澗橋圯，巨石縱橫，阻礙前進，下騎攀援而過。三里至大紅門，北望諸陵出沒山谷間，依稀可辨。

又一里，至碑亭，四週高植華表，中樹功德碑，高三十尺，龍頭最跌，完整如新。碑陰刻清乾隆哀明陵詩三十韵，辭冗不克卒讀。北爲馳道，兩旁石獸數十，蹲者立者各以對計，翁仲如干，其武臣披堅執銳，文臣博帶峨冠，態度嚴整，精神弈弈；惜口鼻有創傷者，面部平鋪，大覺減色；手中劍

笏亦有損壞者，怒目握空拳，愈狼狽矣。

過樞星門，五里至九龍池，池上七孔橋半圯，僅剩三四孔耳。四里達長陵，陵前徧植松柏，蒼蔚如繪；坡下鐵幹數株，滿垂紅蕊，點綴其間，淒豔絕塵。入垣門，廣坪左爲碑亭，刻清順治，乾隆，嘉慶諸朝謁陵詩。進稜恩門，院中古柏，全身蜷伏，一幹猶夭矯直起，枝葉扶疏，似老病龍鍾，苟延殘喘者。滿院荊榛蔓草，中夾紅紫幽花三五，又似白頭宮女，微笑向人，示其無限之感喟也。進稜恩殿，雖規制崇宏，而丹青剝落，棟樑摧折，入門四壁塵封，閱無人跡，巖巖狐兔之跡，從橫其間。越背壁，入後院，老樹千章，枝幹槎枒，悲風所過，颯然萬葉紛飛，氣象淒慘，悚人毛髮。其北，亭台高峙，中爲隧道，深十餘丈，入之，幽邃不辨指掌，惟聞足音淅然，虛響四應，以空洞其中也。道盡，由左右徑路拾級而升，明樓翼然，曠覽千里，關山雲物，歷歷目前；諸峯錯峙，如在襟帶間。其北，高阜拔起，成祖瘞骨處也。裴回移晷。復取道來徑南返，經茂陵，定陵，及永樂諸妃殉葬之東井，未能徧訪。

午後二時，出天壽山南缺口，思陵僻處西阿之鹿馬山，蒿萊滿目，荒穢成丘。殉國司禮監王承恩墓在其前，下騎周覽，俛仰欷歔，悲壯之感，揮灑_{淋漓}。緬朱明一代之雄圖，江山猶可矚_矚，當年盛況，豈爲寒烟，而夢夢者尙寐爲覺，徒留陳迹，供後人之憑弔而已。急返南口，乘四時車南旋，沿涂思潮起伏，茫無端緒，不覺復入滄塵十丈之燕京矣。

遊終南山記

民國十有三年夏，國立西北大學及陝，西教育廳合組暑期學校，校長傅佩青廳長馬凌甫^{清甫}兩聘任，遂有西安之行。往返凡四十有九日，遊蹤所及，若太華終南之奇，河渭伊洛之廣，兩谷潼關之險峻，藝書所嚮往者，莫不登臨，一攬其勝。輒述經程，用備省覽。

終南在西安城南五十里，詩人所稱「南山」者也。七月四日，偕蔡江澄，王釋山等，及衛兵四名前往。凌晨七時，乘驛車出南關，過大小雁塔，經漢樂遊原故趾。二十里，至韋曲。唐代諸韋世居此，樊川名勝也。東五里，上龍首原，至牛頭寺，東卽杜工部祠。工部籍隸襄陽，而系出長安，故其詩自稱：「杜陵布衣」，「少陵野老」，又曰：「杜曲桑麻」，蓋本源首邱之思也。中殿有石刻遺像，旁懸翁同龢書「歸夢休縈襄水曲，此堂不讓浣花溪」聯。寺門近攬樊川，新蒲細柳，紅渠碧波，深秀濃致，正似江南景色。山中嘉木蔥蘢，花草點綴，低徊者久之。東十五里，遼見杜曲。南五里，過瀟水，旁多稻田。又二里，神禾原。又二里，過瀟水，至王曲，午餐。王曲漢御宿川地，人煙稠密，市南神祠，規制尤宏。南十里，達劉村，衛兵繫馬村南廣慈寺，隨余等步行入山。三里，達石甍谷，竹木森羅，景色清幽，水流錚琮，聲韻諧適。一里，至白衣堂。廟僧淪茗餉客，清冽可口。二里，達一天門。十里，勝寶泉。過此不開水聲，亢旱久矣。二里，迎真宮。計自山口至此，二十里。上至岱頂，才十里耳。日暮，山路傾側，勢難再上，寄宿於此。寺僧出白水煮麵，佐以食鹽椒末，各盡一盃。

十五日，晨五時起，上五聖殿。山左大石墳起，高十餘丈。一樹亭亭，植立其巔，過者咸懷懷焉。南經琉璃殿，石佛寺，千佛寺，而達三天門，至呂祖殿，路轉林深，勢隨山起。東南經南海殿，紫竹林，峯勢忽開，心目爲豁。再進三天門，樹杪仰見西峯，高接星辰。七時一刻，登岱頂圓光寺，山之主峯也。俛視田疇繡錯，川澤紆回，東西列嶠環青，迤邐屏疊，秀延麗屬，朗然目際。民國四年，寺燬於火，劉村居民集資修葺，訖未畢事。早餐後九時，西循幽徑，降一深谷，復曲折上升，螺旋以登兜率台，廣不及畝，高逾十尋，頂結茅庵，形圓而窄，勢危若崩，四望松柏蒼然，緣山徧谷，雲烟出沒，變幻百端，佇立移時，疑置身畫圖中。十時，東北渡石梁二，披荆拂棘，斂步迂徐，數折洞門，豁然，爲南天門。十時三十分，上至靈應台，地尤高曠，林木蕭森，嵐光翳蔚，蒼渾之中，具清奇之致，蓋一山之勝，無過此者。南翠華峯，東捨身台，路險均不果遊。三時，返白衣堂，見采鮮豆蘘者，每串數十粒，色澤鮮豔，食之辛味。四時，出谷。五時半，達劉村，九時，至韋曲，人馬飢渴，扣門求水火，無敢應者。一老嫗云：「全村方遭劫掠，故畏避至此。」十一時，入城。一時，就寢。終宵夢痕繚繞，猶涉降三峯五臺間也。

遊華山記

七月十七日晨，辭西北大學，乘汽車出東關，馬凌甫及蔡江澄送至灤橋，握手分袂。傅佩青段少岩同行至華陰。沿途過臨潼，新豐，至渭南，教育局留午餐。午後，經華縣之赤水，數水兩鎮，見道旁傳題「陳國南墮瓢處」。三時，達華陰，徐知事款待至殷。佩青東去，余等四時改乘驢車，至仙姑觀。唐玄宗封金仙玉真兩宮主於此，此祀金仙公主處，玉真觀在其東。警佐李君率警士八人爲導，入觀休憩片時，西游玉泉院，泉出殿側，繞寺而東，其聲琮琤，潄見毛髮，蓋匯全山之水而至此者。西登無憂院，見希夷手植無憂樹。榆科植物也。岩爲希夷塚，及石室，藏其臥像。又東由孫亭，造其巔，穆然有清風仰止之思焉。晚七時，回仙姑觀宿。

十八日，晨七時半，柴兜子出觀，入張超谷。兩旁巉巖高矗，溪水中流，灑玉噴珠，冷冷可聽。澗中亂石從橫，高下參差，登陟匪易；遇陡峻處，非舍輿徒行，不易過也。一里，王猛台。相傳王猛讀書處，台不可見，僅得壁間題名耳。三里，第一關。山勢益險，路益陡仄。二里，桃林坪。東南遙見希夷厓，長數丈，闊不及五尺，縣嵌崖際，世謂希夷葬身處，實石灰質經風化崩陷之巨壑也。又二里，淩羅坪。隔澗見三上方，由之可直達北峯，危崖峭壁，險惡特甚，鮮有經此者。捨之南去，九里，經十八盤，路盡，得毛女洞，秦宮女玉姜服餌羽化之所。十時二十分，至青柯坪。自谷口至此，二十里。昇夫止是，不能復上。道士留供午餐，餐畢，步行前進。半里，至回心石，遊人見是，輒不復

進。過此，山徑斗起，巖勢益危，是爲千尺幢。古稱「天井」。一曰「箭括」，長半里之一大石罅也。垂索爲繩，礮石成坎，登者手挽足蹈，依次驟升。時陰雨微作，索坎皆溼，游侶行不及半，喘急汗流，幾皆不能卒登。相與鼓勇再上，更數十級，勢愈峭而坎益淺，奮勉攀援，力竭矣，達其巔。大石橫覆狀如井口，廣才容人，探首側身。穿井排闥上出，杜工部所謂「箭括通天有一門」者也。轉一坡，北折，復至百尺峽。峽長不及幢，而成垂直線，斗上斗下，攀躋愈難。過驚心石，循山左轉，東至犁溝。絕壁側出，持索履磴，匍匐徐行，曲折三百餘步，至鐵牛台，視幢峽之險殆過之。二時，經胡孫愁，北過上天梯，至雲台峯，華之北峯也。由寺後門，直造其頂，南望三峯，高竦雲表，四方削成，比之「司寇冠」，信然。辭峯而南，過擦耳崖，日月崖，雨稍止，乃聞風聲震盪，起於足下。又南，至蒼龍嶺。嶺長數百丈，寬處三四尺，狹處不及二尺，首尾夭矯，石骨當中，兩側絕壑千尋，深不見底。古無石欄，須騎嶺抽身而過，故韓愈痛哭投書，畢沅乘醉絕降，誠非虛語。今鑿石成級，左右有欄，施以鐵鎖，登躋較便。嶺盡爲龍口，一日通天口，石壁當前，折身反度，如鷹隼迴翔，謂之「鶴子翻身」。南上里許，金鎖關。前進益高，寒風砭骨。地當三峯之要隘，登者或左或右，東西峯之途徑，由此判焉。余等是日擬宿西峯，故紆道右行。時陰雲變變，瀰漫四山，不辨去徑；唯見松檜萬株，隱見雲際，如置身潑墨山水畫中。北降深谷，風光樹影，映帶彌奇。五時，登蓮花峯。又二十五分，達峯頂之翠雲宮。密雨如織，夕藹橫空；逾時復霽，又見紅日西沈，光茫四射矣。方降至屈領，疑日斜暉